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

明　李清　撰

齊本紀下第五　　南史五

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母宣德王后高帝為相命鎮東府時年五歲戲牀前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鬚問之曰兒言我誰荅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鬚者乎即擲鏡

攝後問訊高帝指示賓客曰我基於此四世矣及武帝即位封南郡王時年十歲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冠於東宮崇正殿其日小會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給王扶二人七年有司奏給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選友學禮絶群王十一年給皂輪三望車文惠太子薨立王為皇太孫居東宮其年七月戊寅武帝崩皇太孫即皇帝位大赦八月壬午詔稱遺詔以護軍將軍武陵王曅為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即本號並開府儀同三司

以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右僕射王晏為左僕射吏部尚書徐孝嗣為右僕射癸未加司徒竟陵王子良位太傅增班劍三十人蠲除三調及衆逋在今年七月三十日以前者省御府及無用池田邸冶減關市征稅先是每有蠲原之詔少無事實督責如故是時西昌侯鸞任知朝政天下咸望風來蘇至此恩信兩行海内莫不欣然

南齊書載辛丑詔曰近北掠餘口悉充軍實宜從蕩

宥許以自新可一同放遣還復民籍

九月辛酉追尊文惠皇太子為世宗文皇帝冬十一月寅尊皇太孫太妃為皇太后立皇后何氏十一月庚戌魏人來聘辛亥立臨汝公昭文為新安王曲江公昭秀為臨海王皇弟昭粲為永嘉王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大赦改元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禮鎮軍將軍西昌侯鸞即本號為大將軍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以領軍鄱陽王鏘為尚書右僕射詔百

條極陳得失又百人以領各舉所知辛亥祀南郊宥隆昌元年以來流人

南齊書載詔曰執耜蹔忘懸磬比室秉機或情無褐終年非怠非荒雖由王道不稂不莠實賴民和頃歲多稼無爽遺秉如積而三登之美未臻萬斯之基尚遠且風土異宜百民舛務刑章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可嚴下州郡相畝闢時廣開地利又詢訪欲市博聽謠俗傷風損化各以條聞

戊午拜景安陵甲戌使司徒參軍劉斆聘于魏二月辛卯祀明堂夏四月辛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陵王曅薨戊子大傅竟陵王子良薨丁酉以驃騎將軍廬陵王子卿為衛將軍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為驃騎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閏月丁卯以鎮東大將軍西昌侯鸞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五月甲戌朔日有蝕之秋七月

癸巳皇太后令廢帝為鬱林王

南齊書載皇太后令曰嗣主特鍾沴氣爰表弱齡險

疲著于綠車愚固彰于宗正狗馬是好酒色方湎所

務唯鄙事所疾唯善人世祖慈愛曲深每加容掩莫

具年志稍改卒守神器自入纂鴻業長惡滋甚居喪

無一日之哀經（衰絰）經為歡宴之服昏酣長夜萬機斯壅

發號施令莫知所從閹豎徐龍駒專總樞密奉叔珍

之互執權柄自以為任得其人表裏緝穆邁蕭曹而

愈信布倚泰山而坐平原於是恣情肆意罔顧天顯

二帝姬嬪並充寵御兩宮遺服皆納玩府內外混漫

男女無別丹屏之北為酤鬻之所青蒲之上開桑中之肆又微服潜行信次忘反端委以朝虚位交戟而守空宫積旬矣宰輔忠賢盡誠奉主誅鋤鄙小與能悛革曾無克己更深怨憾公卿股肱以異已寘戮文武昭穆以德譽見猜放肆醜言將行屠膾社稷危殆有過綴旒便可詳依舊典以禮廢黜中軍將軍新安王體膺哲天秀宜入嗣鴻業永寧四海未亡人屬此人屬此多難投筆增慨

自文草

帝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敕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生而為竟陵王子良所攝養常在袁妃間王移住西州帝亦隨住性甚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群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卧起妃何氏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就富市人求錢無敢不與及王移西第帝獨住西州每夜輒開後堂閣與諸不逞小至諸營署中淫宴凡諸小人並逆加爵位皆疏官名

號於黄紙使各囊盛以帶之許南面日便施行又別作籥鉤衆善效人書每私出還輙扃籥封題如故人無知者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宮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為異人毆打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日中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武帝以既陽縣寒人給事中綦母珍之代仁祖刻縣寒人馬澄代天翼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

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師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太子自疾及薨帝侍疾居喪哀容號毀旁人見者莫不嗚咽才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備食甘旨葬畢立為皇太孫問訊太妃截壁為閤於太妃房內往何氏間每入輒彌時不出武帝往東宮帝迎拜號慟絕而復蘇武帝自下輿抱持寵愛日隆又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

妃歌蓋此徵也武帝有疾又令楊氏日夜禱祈求宮車晏駕時何妃在西州武帝未崩数日疾稍危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武帝疾憂容慘慼言發泪下武帝每言及存亡帝輒哽咽不自勝武帝謂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厝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崩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再而崩大斂始畢乃悉呼武帝諸伎備奏衆樂諸伎雖畏慼從事莫不哽咽

好狗馬即位未逾旬便毀武帝所起招婉殿以材賜閹
人徐龍駒又于其處為馬埒馳騎墜馬面額並傷稱疾
不出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粱肉奉之及武帝梓宮下
渚帝于端門內奉辭轀輬車未出端門便稱疾還內才
入閤即于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空王敬
則問新除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不當匆匆耶坦
之曰此政是內人哭聲響徹耳自山陵後便于閤內乘
內人車往皇后所生母宋氏問訊因微服走游市里又

多往文帝景安陵隧中與羣小共作諸鄙褻擲塗賭跳放鷹走狗雜諸狡獪帝旣失道朝事大小皆決之西昌侯鸞鸞諫多不從極意賞賜左右動至數十百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個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即位未朞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羣小取諸寶器相擊剖以破碎為笑樂及至廢黜府庫悉空其在內常裸袒着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縠褌雜釆袒服好鬬雞密買

雞至數千價武帝御物甘草杖宫人寸斷用之徐龍駒為後宫舍人日夜在六宫房内帝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改姓徐氏龍駒勸常留宫内聲言度霍氏為尼以餘人代之皇后亦淫亂齋閤通夜洞開内外淆雜無復分别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並為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既而尼媪外入頗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常隨后呼胤為三父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

脅不敢當依違杜諫乃止人謀出鸞于西州中剌用事
不復關諮鸞慮變先使蕭諶坦之等入省誅曹道剛朱
隆之等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于上比入
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
嗣進時帝在壽昌殿與霍氏裸身相對聞外有變使閉
內殿諸房閤令閹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
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諶領兵先入宮帝
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纒頸輿接出延

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執弓楯欲戰諶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弄遇弒年二十二舁尸出徐龍駒宅殯以王禮霍氏及廣昌君宋並賜死餘黨並皆伏誅先是文惠太子立樓館于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為顛童也武帝又于青溪立宮號曰舊宮反之窮廄也果以輕猾至于窮又武帝時有小吏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移點於外易名為犬子處士何

黜曰太子者天地所懸三才所係今化為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永明中百姓忽著破後帽始自建業流于四遠貴賤翕然服之此服妖也帽起蕭諶家其流遂遠天意若曰文移文昭皆當滅而諶亦有誅死之効

廢帝海陵恭王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永明四年封臨汝公鬱林王即位改封新安王及鬱林廢西昌侯鸞奉纂帝統延興元年七月丁酉即皇帝位

南齊書五行志曰海陵王初立文惠太子冢上有物如人長數丈青色直上天有聲如雷

大赦改元帝賜武位二等

冊府元龜載詔曰天步多阻運鍾否剝嗣君昏忍暴戾滋多侮棄天經悖滅人紀朝野重足遠邇側視民怨弗恫宗祧如綴賴忠謨肅舉霄漢廓清俾三后之業絕而復續七百之慶危而更安猥以冲人入纂乾緒思與黎元其綏戩福可大赦云云

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為騎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都督揚州刺史加班劍為三十人封宣城郡公出鎮東城以尚書左僕射王晏為尚書令以丹陽尹徐孝嗣為左僕射以領軍將軍沈文季為右僕射以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為司空以驃騎大將軍鄱陽王鏘為司徒命宣城公鸞甲仗百人入殿陳顯達王晏徐孝嗣蕭諶各五十人入殿八月壬辰魏人來聘甲午以前司空王敬則為太尉辛丑復置南蠻校尉官甲辰詔使

者觀省風俗九月癸未宣城公鸞害新除司徒鄱陽王
鏘中書大將軍隨王子隆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害南兗
州刺史安陸王子敬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起兵討鸞
鸞遣中護軍王玄邈攻害之乙酉又害湘州刺史南平王銳
郢州刺史晉熙王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丁亥以衛
將軍廬陵王子卿為司徒以撫軍將軍桂陽王鑠為中
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一月丁酉加宣城公黃鉞
進授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刺史加殊

禮進爵為王戊戌鸞又害新除中軍將軍桂陽王鑠撫軍將軍衡陽王鈞侍中秘書監江夏王鋒鎮軍將軍建安王子真左將軍巴陵王子倫是時鸞轉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荅無錄公命竟不與

辛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

南齊書載令曰嗣主幼冲庶政多昧且早嬰尫疾弗克負荷所以宗正內戚戚藩外叛覘天視地人各有心自非樹以長君鎮以淵器未允天人之望寧息奸

究之謀太傅宣城王脩體宣王鍾慈太祖符表夙著謳頌有在宜入承寳命式寧宗祏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言念家國感慶載懷

使宣城王入纂皇統建武元年詔海陵王依漢東海王彊故事給貢賁旄頭畫輪車設鍾虡宮懸十一月稱王有疾數遣御師往視乃弒之給溫明秘器斂以袞冕之服大鴻臚監護喪事葬給轀輬車九旒大輅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東海王彊故事謚曰恭

南齊書曰時年十五

先是武帝立禪林寺于都下當世以為壯觀天意若曰禪者禪也靈者神明之目帝晏駕而昭業傾移也永明世市里小兒以鐵相擊于地謂之鬭鑿鑿之為言族也至是宗室族滅矣又武帝時以燕脂為朱衣朝士皆服之及明帝以宗子入纂比又奪朱之效也時又多以生紗為帽半其裙而折之號曰倚勸先是人間語好云擾擾建武至是朝士勸進實為叙遽

南齊書五行志曰勸進之事倚立可待

倚勸擾擾之言于是驗矣

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小字玄度少孤高帝撫育過諸子宋泰裕元年為安吉令有嚴能名昇明中累遷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進號輔國將軍高帝踐祚封西昌侯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為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纒帷車高宗獨乘下帷儀從如素士公事混擾販食人擔火誤燒牛鼻豫章王嶷以白

武帝帝笑馬轉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清道而行十年
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右衛將軍給班劍二十人隆昌書
令尋轉鎮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隆昌元年即本號為
大將軍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尋加中書監開府儀
同三司海寧王立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加都督增班劍為三十人封宣城郡公鎮東府城給兵
五千人錢二百萬帛千匹九江作難假黃鉞事寧表送
之尋加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太領大將軍揚州牧

增班劍為四十人給幢給三望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封宣城王未拜太后令廢海陵王以王入纂高帝為第三子羣臣三請乃受命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皇帝即位

南齊書載詔曰皇齊受終建極文神武重輝而王度中蹇天階荐阻嗣命多違藩釁孔棘宏圖景歷將墜諸淵宣德皇后遠鑒崇替憲章舊典疇咨台揆允定靈

策用集寶命于予一人猥以虛薄纘承大業永懷先
構若履春冰寅憂夕惕罔識攸濟思與萬國播此惟
新
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以
司空陳顯達為太尉乙丑詔斷遠近上禮丁卯詔自今
雕文篆刻歲時光新可悉停省藩牧守宰或有薦獻事
非任土嚴加禁斷十一月壬申日有蝕之帝宿沐浴不
御內其日潔齋蔬食斷朝務屏人單衣袷危坐以至事

畢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妃江氏為懿后別立寢廟號
陵曰修安封桂陽王鑠等諸皇子皆為列侯諸王侯得
罪者許諸子皆復屬籍文詔遣大使觀省四方癸酉革
永明之制依晉宋舊典太子以師禮敬少傅甲戌進大
司馬尋陽公王敬則等十三人爵邑各有差省新林苑
先是民地者悉以還主廢南蠻校尉官己卯追崇妃劉
氏為敬皇后號陵曰興安庚辰立皇子保義為晉安王
寶玄為江夏王寶源為廬陵王寶夤為建安王寶融為

隨郡王寶攸為南平王甲申斷官長貢獻及私餉遺以安陸昭王緬第二子室晊襲封安樂王丁亥詔細作中署材官車府凡諸工可悉開番假遞令休息戊子立皇子寶卷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己丑詔東宮肇建遠近慶禮可悉斷之永明中御史沈深表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庚子詔自今緍神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銓叙之科十二月庚戌宣德右僕射劉朗之游擊將軍劉璩之子坐不贍給兄子

致使隨母他嫁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
魏書島夷蕭鸞傳曰論者謂薄義之由實從鸞始
是歲魏孝文帝遷都洛陽
二年春正月辛未降都下繫囚殊死以下詔王公以下
各舉所知內外羣僚各進忠言無諱魏攻豫司徐梁四
州壬申遣鎮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
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拒魏己卯詔都下二縣
有毀發墳壠隨宜修理

南齊書載詔曰食惟民天義高姫載蠶實生本敎軒
軒經前代盛範後王茂則朕肅扆廉廊思引風訓守
宰親民之主牧伯調俗之司宜嚴課農桑罔令游情
揆景肆力必窮地利固修堤防考校殿最若耕蠶殊
衆其以名聞游怠害業即便列奏

乙未魏軍攻鍾離徐州刺蕭惠休破之丙申加太尉
陳顯達使持節都督西北道諸軍事丁酉內外纂嚴三
月己未司州刺史蕭誕與衆軍攻敗魏軍詔雍州司南

兗徐五州遭遇兵戎之家停免今年稅調丙寅停青州麥租魏軍自壽春退甲申解嚴夏四月己亥親錄三百里內獄訟自外委州郡訊察三署徒隸原遺有差魏軍圍漢中梁州刺史蕭懿拒退之五月甲午寢廟成詔監作長師賜位一等六月壬戌領軍蕭諶伏誅又害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秋九月己丑改封南平王寶攸為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為西陵王廣漢王子峻為衡陽王臨海為昭秀為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為桂

陽王冬十月癸卯詔罷東田毁光興樓并詔水衡量省
乘（衍乘）御乙卯納皇太子妃褚氏大赦王公以下班賜各有
差斷四方上禮十二月丁酉詔晉帝諸陵悉皆修理并
增守衛
南齊書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身經南面
負扆宸居或功濟當時德覃一世而塋壠欑穢封樹
不修豈特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
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伊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夸

晉延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
修理并增守衛
吳晉陵失稔之鄉蠲三調有差
三年春正月丁酉以陰平王楊杲子崇祖為沙州刺史
封陰平王二月己巳詔申明守六六周之制事竟不行
乙酉詔以去歲魏攻緣邊諸州郡將士有臨陣及病死
者並送還本土十月壬午詔車府乘輿有合銀飾者剔
剔除之夏四月魏軍攻司州櫟城戍主魏僧㬢擊破之

冬閏十二月戊寅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為
父後者賜爵一級斷遠近上禮四年春正月庚午大赦
南齊書載詔曰嘉肴停俎定方旨于必甘良玉在攻
表圭璋于旣往就往因時屯權省學校詎誦寂寥倏移
年稔永言古昔無忘旰昃今華夏乂安宜修東序便
可式依舊章廣延國胄弘敷景業業光被後昆
庚辰詔人產子者蠲其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新
婚者蠲夫役一年壬辰尚書令令王晏伏誅二月以尚書

左僕射徐孝嗣為尚書令秋八月甲午追尊景皇王所生
王氏為恭太后魏軍攻沔北冬十月又逼司雍二州甲
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禦之十一月丙
辰以氐楊靈珍為北秦刺史封仇池公武都王十二月
丁丑遣度支尚書崔慧景率衆救雍州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中軍大將軍徐孝嗣即本
號開府儀同三司沔北諸郡為魏所攻相繼亡敗新野
太守劉思忌城被尅死之乙巳遣太尉陳顯達持節救

雍州

南齊書陳顯達傳載詔曰天未悔禍左衽亂華巢穴神州遂移年載朕嗣膺景業多難甫夷用戢遠圖權緩北畧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驅扇異類蟻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爰（援）時豈終朝侍中太尉顯達可暫輟槐陰指授羣帥

丁未害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

峻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二月癸丑遣左衛將軍蕭惠休假節援壽陽辛未豫州刺史裴叔業敗魏軍于淮北

三月甲午蠲雍州刺史軍之縣租布戊申詔增仲尼祭秩

秋

南齊書載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弘厥雅道師範百王軌儀千載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缺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年以來俎豆寥寥牲奠莫舉非所以克昭盛

烈可式遵舊典詳復祭秩

高帝以患疾不瘳望氣者云宜改元夏四月甲寅大赦改元文武賜二二等己未立武陵昭王子子垣為衡陽王丁丑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內犯五月壬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率軍東討乙酉斬敬則傳首建業曲赦浙東吳晉陵等七郡秋七月己酉帝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遺詔徐孝嗣可重申八命中書監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尚書左僕射常侍護軍如故江祏可右僕

尉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卿軍政大事委陳太尉內
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遥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
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腹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
景羣臣上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葬興安陵帝明審有
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驅使寒人不得
用四幅繖大存儉約罷武帝所起新林苑以地還百姓
廢文惠太子所起東田拆賣之永明中輿輦舟乘悉剔
金銀還主衣庫以牙角代之嘗用皁莢訖授餘瀝與左

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大官進御食有果蒸帝十字畫之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而武帝掖庭中宮殿服御一無所改其儉約如此

談藪曰明帝嘗食捉竹筯謂衛尉應昭光曰解我用竹筯意否荅曰夏禹衣惡往誥流稱象筯豢訣先哲垂戒今曆情沖素還風返古太平之跡竹筯而已

性猜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于出入將南則詭言之北將東則詭言之西皆不以

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繳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救臺省府署文部簿求白魚為藥外始知之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厭勝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溝左右啓太官無此水不立決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帝崩事寢

廢帝東昏侯諱寶卷字智明藏明帝第二子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己酉明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八月庚申鎮北將軍晉安王寶

義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己未詔刪
省律科癸亥詔蕭坦之江祏更直殿省摠監宿衛辛未
詔劉暄江祏更直延明殿省十一月戊子立皇后褚氏
庚寅尚書令徐孝嗣議王侯貴人婚連卺以真銀盃蓋
出近俗又牢燭後績亦虧曩制今除金銀連鎖自餘新
器悉用埏陶牢燭華侈亦宜停之奏可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年辛卯祀南郊丁酉
改封隨王寶融為南康王安陸王寶晊為湘東王竟陵

王昭胄為巴陵王二月太尉陳顯達敗績于馬圈夏四月丙午朔䄙孝文皇帝崩己巳立皇子誦為皇太子大赦賜為父後者爵一級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甲子詔原雍州今年三調秋七月辛未淮水變赤如血丙戌殺尚書右僕射江祏侍中江祀地震自此至來歲晝夜不止小屋多壞丁亥都下大水死者甚衆賜死者材器並加賑恤八月己巳蠲遇水資財漂蕩者今年調稅又詔為馬圈戰亡將士

舉哀丙辰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據東府反詔曲赦都下中外戒嚴遣領軍將軍蕭坦之率六軍討遥光戊午遥光伏誅己巳以尚書令徐孝嗣為司空領軍蕭坦之為尚書左僕射閏月丙子進江陵公寶覽爵為始安王九月甲辰殺尚書左僕射蕭坦之右衛將軍曹虎戊午殺領軍將軍劉暄壬戌以頻殺大臣大赦冬十月乙未害尚書令新除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庚子以吳興太守蕭惠休為尚書右僕射辛丑以

侍中王亮為左僕射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陳顯
達舉兵于尋陽乙丑加護軍將軍崔慧景平南將軍督
衆軍往攻之十二月甲申陳顯達至都宮城嚴警己酉
斬顯達傳其首餘黨悉平
二年春正月庚午詔討豫州刺史裴叔業二月己丑叔
業病卒兄子植以壽春降魏三月乙卯命平西將軍崔
慧景攻壽春夏四月丙午尚書右僕射蕭惠休卒丁未
崔慧景舉兵于廣陵壬子命右衛將軍左興盛督都下

水步衆軍禦之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以京城納慧
景乙卯遣中領軍王瑩率衆軍屯北籬門壬戌慧景至
瑩等敗績甲子慧景入建業臺城宮門内閉拒守豫州
刺史蕭懿興兵入援己巳以懿為尚書右僕射癸酉慧
景棄衆走斬之詔曲赦都下及南徐南兗二州乙亥以
新除尚書右僕射蕭懿為尚書令丙子以中領軍王瑩
為尚書右僕射五月己酉殺江夏王寶玄壬子赦己丑
曲赦都下及徐兗二州六月庚寅車駕于樂游苑内會

加三元都下縱婦女入觀秋七月甲申夏宮內火唯東
閣內明帝舊殿數區及太極以南得存餘皆蕩盡內十
月己亥害尚書令蕭懿十一月甲寅西中郎長史蕭穎
胄起兵荊州十二月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是歲魏
宣武帝景明元年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帝與宮人于閱武堂元
會皇后正位閣人行儀帝戎服臨事丁酉以驃騎大將
軍晉安王寶義為司徒以新除撫軍將軍建安王寶寅

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乙巳長星見竟天辛亥祀
南郊大赦詔百官陳讜言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廂火壬
内畫夜奏之壬戌蚩尤旗見三月嚴始納横吹五部殿
内畫夜奏之壬戌蚩尤旗見三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即
皇帝位於江陵癸丑遣平西將軍陳伯之西樂六月蕭
穎冑弟穎孚起兵廬陵戍子赦江州安成二郡二郡秋
七月癸巳曲赦荆雍二州雍州刺史張欣泰前南譙太
守王靈秀率石頭文武奉建安王寶寅向臺至杜姥宅

宮門閉乃散走丙辰龍鬭于建康淮激水五里八月辛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甲辰蕭衍至南豫州輔國將軍監南豫州事申胄軍二萬人于姑熟奔歸丙辰李居士與衍軍戰于新亭敗績冬十月甲戌王珍國又戰敗于朱雀航戊寅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衛屯東宮尋亦降衍於是閉宮城門自守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入殿害帝時年十九帝在

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明帝亦不以為非但勗以家人之行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發詔不許使三日一朝在宮嘗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明帝臨崩屬後事以隆昌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性訥澀少言不與朝士接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輙云猴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痛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宦者王寶孫曰此謂禿秋啼来乎自江祏始安王遥光等誅後

無所忌憚日夜于後堂戲馬鼓譟為樂合夕便擊金鼓吹角令左右數百人叫雜以羌胡横吹諸伎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以下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暗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閹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黄案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駕裁竟便還殿西序寢自己至申百僚陪皆僵仆仆菜色比起就會忽遽罷嘗着織皮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矟又有金銀校具錦繡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戎服急

裝縛袴上著絳衫以為常服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間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為雨所濕織雜采珠為覆蒙備諸雕巧教黃門五六十人為騎客又選營署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鷹犬左右五百人

齊書無鷹犬二字

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略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障皆袷以綠紅錦金銀鏤弩牙瑇瑁

帖箭每出輒與鷹犬隊主徐令孫媒翳隊主俞靈韻齊
馬而走左右爭逐之又甚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能
擔幢初學擔幢每傾倒在幢杪者必致踠傷其後白虎
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擔幢諸校具服飾皆
自製之綴以金華玉鏡衆寳舍人主書反至左右主帥
並皆侍側逞諸變態曾無愧顏始欲騎馬未習其事俞
靈韻為作木馬人在其中行動進退隨意所適其後遂
為善騎陳顯達卒漸出游走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

唯置空宅是時率一日二十餘出旣往無定處尉司常
處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應旦出夜便驅逐吏司奔
驅呼𠮟盈路打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臨時驅迫
衣不暇披乃至徒跣走出犯禁者應手格殺百姓無復
作業終日路隅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鄴外數十里
皆空家盡室巷陌懸幔爲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屛除高
障內設部伍羽儀後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橫
吹夜反火光照天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橫路士

民宣走士庶莫辨或於市肆左側過覩幸家環繞宛轉周徧都下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適疾患困篤者悉舉而移之無人移者扶曳道側吏司又加捶楚絶命者相繼從騎及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無不蕩盡工商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婚姻之家移産寄室或輿病棄屍不得殯葬有棄病人于青溪邊者吏懼為監司所問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前魏興太守王敬賓新亡未歛家人被驅不得留

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如此非一又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答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視男女又長狀卿王倮病篤不聽停家還死路側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惟將二門生自隨藏朱雀航南酒壚中夜方得羽儀而歸喜游獵不避危險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藏于草間為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韓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麞鹿亦不射耶仍百箭俱發故貴人富室皆數處立宅

以為避園之舍每還宫常至三更士民然後得反凡禁斷又不即通處處屯咽或泥塗灌注或氷凍嚴結老幼啼號不可聞見時人以其所園處號為長園及建康城見圍亦名長圍識者以為讖三年殿内火合夕便發時帝猶未還宫内諸房閤已閉内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領軍將軍王瑩率衆救火太極殿得全内外吽喚聲動天地帝三更中方還慮有亂不敢便入參覘審無異乃歸其後出游火又燒璿儀曜靈

等十餘殿及栢寢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左右趙鬼能讀西京賦云栢梁既災建章是營于是大起芳樂芳德仙華大興含德清曜安壽等殿又別為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飾以金壁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牕間盡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鑿金銀為書字靈獸神禽風雲華炬為之玩飾椽桷之端悉垂鈴佩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悉裁為鈿笛性急暴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桷便于地上畫之唯

須宏麗不加精審所畫但取絢曜而已塗壁皆以麝香錦幔珠簾窮極綺麗繫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逼速乃別取諸寺佛剎殿藻井仙人奇獸以充足之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都下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為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瀆悉皆隳廢又訂出雉雉頭鶴氅白鷺縗百品千條無復窮已親倖小人因緣為姦科一輸十又

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懼威口不得道須物之處以後重求如此相仍後不息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少府大官凡諸市買事皆急速催求相繼吏司奔馳遇便鹵奪市廛離散商旅靡依又以閱武堂為芳櫱苑窮極奇麗當暑種夕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生于是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徹墻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繫華取玩俄頃剗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中至便焦燥紛紜往還無復已極山石

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時多聚金寶至是用金如泥不足周用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賤價又不還直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夫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甚矣答曰非不悅予之道顧言不用耳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詐云見神動輒諮啟並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衛相國末又號為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又

曲信小祠日有十數師巫魔媪迎送紛紜光尚輒托云神意范雲謂光光曰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當托鬼神達意耳後東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覔不見乃縛菰為明帝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上

愚按鸞之負心斬懸未足蔽辜而况菰頭但不宜出自狂子耳然亦惡業之報

自永元後魏每來伐繼以内難揚南徐二州民丁三人取兩以此爲率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爲附隸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民多注籍詐病遣外醫巫在所撿占諸屬名并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並是役蔭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積年皆擯充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歲多少銜命之人皆給貨賂隨意縱捨又横調徵求皆出民間罪小以陳頭違丁數日便敗

崔慧景圍城正得十日及蕭衍師至亦謂為然裹糧食樵芻凡所須物為百日備帝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及至近郊乃聚兵為固守計召王侯分置尚書都坐及殿省尚書舊事悉充紙鎧使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鬬志遣王寶孫督戰呼為王倀子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豪驍將也既斃衆軍于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投及赴淮水死者無數于是閉城自守城內軍事委王珍國

兖州刺史張稷入衛以稷為副實甲猶七萬人帝著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虛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刃出東掖門稱蔣王出盪又受刀敕等敕著五音兒衣登城望戰還與御刀左右及六宮于華光殿立軍壘以金玉為鎧仗親自臨陣詐被創勢以板載去用此厭勝又于閱武堂設牙門軍頓每夜嚴警帝于殿內騎馬從鳳莊門入徽明門馬被銀蓮葉具裝鎧雜羽孔翠寄生逐馬左右衛從晝眠夜起如平常聞外鼓

吹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望弩幾中之衆皆怠怨不為致力募兵出戰至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虜城外有伏兵乃焚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内皆盡城中闕道兩掖門内相聚為市販死牛馬肉蕭衍長圍既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屡戰不捷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首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為就我求為後堂儲數百具榜啟為城防帝曰擬作殿竟不與城防巧手悉令作殿晝夜不休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須圍解

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于常法珍蟲兒又說帝曰大臣不留意使國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稷懼禍乃謀應蕭衍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强强許之密令游盪主崔叔智夜開雲龍門稷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閤入後宮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卧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户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閹人禁防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耶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

南齊書載令曰實卷禀質凶愚發于稚齒爰自保姆迄至成童忍戾昏頑觸途必著高宗立嫡為(惟)長輔以群才內外維持冀免多難未及期稔便逞屠戮密戚親近元勳良輔覆族殲門旬月相係凡所任伏(杖)盡慝窮奸身柄朝權誅戮無辜納其財產睚眦之間屠覆比屋身居元首好是賤事危冠短服坐卧以之晨出夜入無復已極驅斥氏庶巷無居人老細奔遑寘身無所東邁西屛北出南驅負疾輿屍填街塞陌興築

繕造日夜不窮晨搆夕毀朝穿暮塞絡以隋珠方斯
已陋飾以壁璫曾何足道時暑赫曦流金鑠石移竹
蓺果匪日伊夜根未及植葉已先枯畚鍤紛紜勤倦
無已撤費國儲專事浮飾逼奪民財自近及遠兆庶
恇恇流竄道路府帑既竭肆奪市道工商稗販行號
道泣屈比萬乘躬事角觝昂首翹肩逞能撞木觀者
如堵曾無怍容芳樂華林並立闤闠踞肆鼓刀手銓
輕重干戈鼓譟昏曉靡息無戎而城豈足云譬至於

居喪淫蕪之愆三年載弄之醜反道違常之釁非雞晨鳴之愚於事已細故可得而略也罄楚越之竹未足以言校辛癸之君豈或能匹征東將軍投袂萬里光奉明聖乘勝席捲掃清京邑而羣小靡識嬰城自固綏戮稽誅倏彌旬月宜速勦定寧我邦家可潛遣間介密宣此旨忠勇齊奮遄加蕩撲放斥家凶衛送外第未亡人不幸驟此百罹姓感念存沒柰何柰何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建武元年封隨郡王

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出爲西中郎將荆州刺史督九州軍事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冑奉王舉兵其日太白及辰星俱見西方乙卯奉教纂嚴丙辰以雍州刺史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戊午衍表勸進十二月乙亥羣僚勸進並不許壬辰驍騎將軍夏侯亶自建鄴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將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臨億兆可且封宣城王相國荆州牧加黄鉞置僚屬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蟲兒茹法珍等

不在例是日長星見竟天甲寅建牙於城南二月己巳
羣僚上尊號立宗廟及南北郊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皇帝即位于荊州大赦改永元
三年為中興文武賜位二等是夜彗星竟天以相國左
長史蕭穎冑為尚書令加雍州刺史蕭衍尚書左僕射
都督征討諸軍事以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
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午有司奏封廢人寶卷
為零陵侯詔不許又奏為涪陵王詔可夏四月戊辰詔

凡東討諸軍及諸向義之衆普復除五年車駕幸竹林寺禪房宴羣臣秋七月丁卯魯山城主孫樂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八月丙子平西將軍陳伯之降九月壬寅詔假黃鉞蕭衍若定京邑得便宜從事冬十一月壬寅尚書令鎮軍將軍蕭穎胄卒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己巳宣德皇太后令以征東大將軍蕭衍為大司馬録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壬申改封建安王寳寅為鄱陽王

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乙酉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為左僕射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太后臨朝入居內殿壬寅以大司馬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己酉以大司徒長史王亮為守尚書令甲寅加大司馬蕭衍位相國梁公備九錫禮二月壬戌蕭衍害湘東王寶晊丙戌進梁公蕭衍爵為王三月辛丑鄱陽王寶夤奔魏蕭衍又害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貞庚戌車駕東歸至姑熟丙辰遜

位于梁丁巳廬陵王寶源薨

愚按宋以昇明三年四月禪齊則武陵王贊即以是月薨梁以齊中興二年四月禪齊則寶源又以三月薨果天年否吾不信也

四月辛酉禪詔至太太后遜居外宮梁受命奉帝為巴陵王宮于姑熟戊辰梁主蕭衍弒巴陵王時年十五

猶記明帝弒海陵王亦十五乎噫

追尊為齊和帝葬恭安陵

愚按梁武初封明帝瘏子寳義為巴陵王嗣其祀未知繼封之屏與沈是寳義從後否今不可考矣

初梁武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邑遷帝居之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已用沈約言見約傳乃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揖焉先是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言詩句後輒云愁和帝至是驗又永明中望氣者云新林婁湖青溪並有天子氣於其處大起樓苑宮觀武帝屢游幸以應之又

起舊宮于青溪以弭其氣而明帝舊居東府城西延興
末明帝龍飛至是梁武帝衆軍城于新林而武帝舊宅
亦在征鹵民昏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
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于是民皆反裙向下此
服妖也帽者首之所寄命而向下天意若曰元首方為
猥賤乎東昏又令左右作逐鹿帽形甚窄狹後果有逐
鹿之事東昏宮裏又作散叛髮反髻根向後百姓爭學
之及東昏狂惑天下散叛矣東昏又與羣小別立帽褰

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渡三橋帶向後總而結之名曰反縛黄麗東昏與刀勅之徒親自著之皆用金寳鏊以壁璫又作著調帽鏤以金玉間以孔翠此皆天意梁武帝舊宅在三橋而鳳度之名鳳翔之驗也黄麗者皇離為日而反縛之東昏戮死之應也調者梁武帝至都而風俗和調先是百姓及朝士皆以方帛塡胷名曰假兩此又服妖假非正名也儲兩而假之明不得真也東昏誅其子㜸爲庶人假兩之意也

論曰鬱林地居長嫡瑕釁未彰而武皇之心不變周道故得保茲守器正位尊極既而怨鄰內作兆自宮闈雖為害未遠而足傾社稷郭璞稱永昌之名有二日象隆昌亦同

南齊書論曰案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改元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昭寧董卓誅後改元永安一歲四號晉惠太安二年長沙王乂敗改元永安穎自鄴奔河間王顒復改元永興一歲三號隆昌延興建武亦

三改年號故知喪亂之迹雖千載必同

明帝越自支庶任當負荷乘機而作大致殲夷流涕行誅非云得已義舉事苟非安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支根肩孤弱貽厥授屬在凶愚用覆宗祊亦其理也夫名以行義存紀備而之禪術士識之東昏以卷矣名藏以終之其兆光徵蓋亦天所命矣

南北史合注卷五